

原野系列·长篇小说

太阳回落地平线上

韩天航著



漓江出版社

韩天航著

原野系列·长篇小说

太阳回落 地平线上

本系列图书为国家
“九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漓江出版社

太阳回落地平线上

韩天航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师大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625 插页 2 字数 409,000

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8000册

ISBN 7-5407-2052-2/1·1280

定价: 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已经逝去的岁月
雕塑着永恒的历史
凝固着那些抹不掉的故事

——摘自笔记

目 录

上 卷

第 一 章	(3)
第 二 章	(25)
第 三 章	(48)
第 四 章	(70)
第 五 章	(99)
第 六 章	(124)
第 七 章	(155)
第 八 章	(180)
第 九 章	(198)
第 十 章	(226)
第 十 一 章	(248)
第 十 二 章	(268)
第 十 三 章	(290)

下 卷

第 十 四 章	(319)
第 十 五 章	(336)
第 十 六 章	(354)

第十七章	(376)
第十八章	(393)
第十九章	(409)
第二十章	(429)
第二十一章	(449)
第二十二章	(471)
第二十三章	(487)
第二十四章	(505)
第二十五章	(522)
第二十六章	(539)
后 记	(558)

上 卷

引 子

她三十好几了却勾引了我这个当时只有十九岁的上海知青。其实这有啥？男男女女只要有这种需要都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可这里面却还有另一层意思，因为她不无自豪地说，她这是在对我进行再教育……

第 一 章

这已经是第三天了。太阳像一块圆圆的烧红了的铁饼正自信而沉重地往地平线上降落下去，渐渐地只有小半个脸露在外面。有几朵红云在我头上飘。我坐在机务排院子的门口，院门口撇着的两条林带就像撇着两绺八字胡。林带里的那一株株白杨树就像秦皇墓里的兵俑一样恭敬挺拔而庄重地肃立着，仰望着正在变得昏暗下来的天空。那些被秋风染得金黄而油亮的树叶在不安分地窸窣地飘抖着，它们像一只只叮在树枝上但却在扇动着翅膀的蝴蝶，好像随时都会轰地一声飞起来，搅乱整个宁静的天空似的。

我披着件黄棉衣，像一摊软泥似的昏昏欲睡地靠在一株粗大的白杨树杆上。自上第一个夜班以来，我觉得我身上的生物钟就再也不能正常运转了，就像身上爬满了瞌睡虫，只要一有歇下来的机会，眼皮就会像河蚌似的合起来打盹。

横亘在天边的天山山脉上飘浮着两条暗暗的毫无表情的青紫色光带。这时我感到我的心空荡荡的已没有什么别的想头，好

像眼下对我来说最现实的事情就是面对现实，面对立马就要发生或不一会儿就要发生的事，至于其他的事别去想它，因为想也没用，想多了反而会使自己痛苦。人活在世上最痛苦的事大概就是会有许多想头，人干吗要有那么多的想头呢？

跟我靠在同一根树杆下坐着的是徐爱莲。林带里有那么多树，可她偏要紧挨着我坐，那肥嫩的屁股就像一块热烧饼似的紧贴着我的大腿和屁股。她三十多岁，长得矮胖而丑俗，粗黑的皮肤，偏平的鼻子，肥厚的嘴唇，而那嘴唇因为两颗往外翘着的大门牙而永远无法闭拢，开着那么一个三角形的小小的黑洞。只有她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才显出那么一点女性的妩媚来。

大前天的中午，天有些阴。我从地里修完毛渠回来，陈班长就迎上了我，说：“冯洲，下午你别下地来了，休息。”

“咋啦？”

“让你上夜班呢。”他说，直着小手指抠着鼻孔“眼下三秋太紧张，人可以休息，可拖拉机不能闲着，玉米地里棒子都掰好了，得赶紧往回运。这天气说变就变的，要一下雪，啥事都干球不成了，玉米棒子烂在地里，那可是犯罪，粮食啊！”

“就我一个？”

“你真是不懂生产，咋能你一个去？光你一个去能干啥？好几个人呢。你去找一下三班的徐爱莲吧，我让她好好照顾你。”

“几点上班？”

“晚上八点，到机务排门口等。”

“好吧。”我有些不快。心想干吗偏要让我去上夜班？

“指导员说了，这可是一项政治任务。”陈班长好像看出我有情绪，就说，“好好干，啊？这是对你的信任。”

“知道了。”我说。凡是要按政治任务来完成的事是决不允许你讲价钱的，这是规矩！我往回走的时候就感到自己太幼稚了，

干吗要在陈班长跟前露出不快呢？既然把这活儿安排给你了，那你就得好好去干。在干活上讲价钱那可是觉悟不高的表现。既然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那么你就该在领导跟前表现出很乐意很荣光的样子来。反正你得去干这活，可表现得乐意或不乐意给领导留下的印象那可是大相径庭的。我他妈傻了，用同样的钱却买回不一样的货，真是的！

在上夜班的五个人里只有一个女的，那就是徐爱莲。她上夜班是她主动要求的，她说一上夜班就用不着同那个比她大二十几岁的“瘟男人”睡在一起了。她同那个“瘟男人”李康隆结婚后一直没有生育。别人就讥笑她是块只长杂草不长苗的“碱包地”。可她反唇相讥说，你们等着瞧吧，我要么不出苗，一出苗就会是棵好苗苗，到时你们就得眼红死！我第一天上夜班，她就对我显示出一种过分的热情。她一见我就送上了满面亲切而热情的微笑，嘴上那个无法合拢的小三角弯成了一个像初一天上眯着的月牙儿。

“冯洲，你来啦？”她说，“我正想叫你去呢。陈班长跟我讲了，让我好好关照关照你，我说，让他跟着我没事。你这是第一次上夜班吧？”

“是。”

“咋不带棉衣？”

“天不冷呀。”我说，眼下虽说是快到深秋了，但天还是暖暖的。我估摸着离天冷下雪似乎还远着呢。

“这咋行？”她说，“眼下是不冷，可一到半夜你试试，不要说穿件棉衣，就是套上件皮大衣也不见得暖和。你瞧，我就带着件皮大衣呢。快回去拿棉衣，要是冻出病来可不是闹着玩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垮了不能干活谁都瞧不起，别人又会说你是耍死狗装狗熊呢。”

她说的是实话，在这儿可是劳动第一，你是好还是坏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你的劳动态度是好还是坏。活儿干得好干得多的就是思想好觉悟高，否则就是思想有问题。你如果泡上几天病假，领导烦你不说，就是班里的人对你也有看法。

我急急地跑回去拿来了棉衣。果然，还不到半夜，那又冷又潮的秋风就裹着寒气一阵阵地卷向大地，你就是收紧棉衣还是冷得上下牙直打架。我想，要是不带棉衣那我可要受罪了，于是我很感激她。

天边那两条青紫色的光带收缩成了一个小小的光点，灰蒙蒙的夜色降临到大地。拖拉机喷出了突突突的哼哼声，震得大地在微微地颤抖。这是台老式拖拉机，叫什么热特 28，“苏修”产的。这儿刚建农场的时候，我们同“苏联老大哥”正是亲密无间的时候，那些拖拉机就是“苏联老大哥”提供的。但我到这儿来支边时，“苏联老大哥”已经变成“苏修”了，因此在田野上奔跑着的是我们自己造的“东方红”拖拉机和“亲兄弟”朝鲜造的“千里马”拖拉机。但“苏修”造的那东西也还在悄悄地跑，因为砸掉了可惜，还得利用“修正主义”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服务。拖拉机一发动就告诉我们立马就要上工出发了，可瞌睡虫却仍紧咬着我的眼皮，徐爱莲那屁股仍热热地紧贴着我。那时我的心是清静的，不想让更多的欲望来折磨自己、蹂躏自己。虽然眼下不再需要去孜孜地追求什么，反正干活然后还是干活，这好像就是我今后一生要乖乖地去做的事情。一天天就这么把日子打发掉。但太空荡的心灵有时也让人感到惆怅，好像有个恶魔总要设法在你心中搅出些什么来，诱惑你去弄点什么刺激性的事情来填补填补那空空的心灵。而引出这个恶魔的就是坐在我身边的这个徐爱莲。从她一见到我时她那眼睛就突然一闪，好像想到了什么，悟到了什么。她就格外殷勤地待我，使我也感到了点什么。她弄出来的

这种诱惑挺有味。拖拉机开出来了，徐爱莲用胳膊肘在我的肋骨上顶了一下。

“喂，上车。”她说。

眼前是片朦朦胧胧的树影和人影。拖拉机在我们跟前停住但仍哼哼着。而驾驶员却探出脑袋喊：“你们还磨蹭什么？快上车！”我觉得这些拖拉机驾驶员最他妈操蛋。他们自己在鼓捣车子时不也是磨磨蹭蹭的？弄得车子发出一串串声响，搅得你心烦，好像立马就要出发了，但不一会儿却又把马达声拧小了，又磨磨蹭蹭地鼓捣起什么来，那明明是在我们这些下大田的人跟前炫耀自己是个拖拉机驾驶员。人哪，只要稍稍比别人优越点儿时就想贱一下。

“快呀。”她又喊。

我心里有点不自在，但徐爱莲却不在乎，她大概已经习惯了。我睡眠惺忪地往拖拉机后面的拖斗上爬，徐爱莲虽很矮胖却很利索，她先爬上车，然后回转身来拉我一把，我们脸对脸地相互碰撞了一下，她亲热地朝我一笑，我也傻傻地朝她一笑。我俩这笑里好像都含着些别的什么意思。

积满浮尘的公路上腾起一团团的尘雾，像是爆炸了一连串的炸弹，尘埃朝四下里飞溅开去，也不时地朝我们扑来。而暖融融的风也已开始渗出了凉意。路两边的林带像两堵黑乎乎的围墙，似乎一直通向天际。不平的路面使车子颠得很厉害，震得我们的内脏搅成了一团，天边那最后的一点儿光亮也消失了，月亮却还没有升起。徐爱莲又紧挨在我边上坐着，在黑暗中她的手向我伸来，捅进我披着的棉衣里乱摸起来，贪婪地在抚弄着似曾渴望想捕捉到的东西，由于激动，在车子强烈地颠簸中我都能感觉到她那咚咚的心跳声，她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手也滚烫滚烫的。这个比我大十几岁的女人想干什么？对我这个在这方面还

没什么经验的十九岁的人来说似乎还不甚清楚。想同我谈恋爱？这不可能，她不但比我大好多而且也有了男人。她这是在跟我调情，但调情的最后目的是什么呢？想打野食，同我做那种事？这使我感到既惶恐又好玩。她那热切切的抚弄，弄得我的心也痒酥酥地在发烧。但我仍似睡非睡地闭着眼睛，她突然叹了口气，手很不情愿地从我背上收了回去。车子放慢了速度，拐进玉米地里了。我睁开眼，月亮也从树梢后面探出了脑袋。

地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玉米的香气和枯黄了的玉米叶的酒醇味。拖拉机在一堆黄灿灿的玉米棒子堆前停了下来，我们呼呼啦啦地跳下车。原先我以为装玉米是把掰在地里的玉米棒子一根根地往车上扔，我想，这要扔到啥时候才能装满一车啊。但到了地里后才知道，地里已经砍出了几条道路，掰下来的玉米棒子也已拢成堆，上白班的人也已把二十几只圆形的柳条筐子留在了地里，我们先把棒子捡到筐子里，筐子装满了再往车子上倒，这样速度要快多了，一个多小时就能装满一车。现在想起来，这已带有些集装箱的原理了，我们毕竟不是猴子而是人。

我们每个都拎来了盏马灯，那幽幽的淡黄色的灯芯在地上投下一轮光圈。地上爬满了枯黄的杂草，干活时我看到一只黑色的甲壳虫在一根还带点绿色的草茎上爬着，它忙乱地蠕动着那几条多毛的细细的弓着的长腿，艰难地从草茎的根部爬到顶部，草茎被它那硕大而笨拙的身子压得弯下来，弯下来，弯到快要挨到地时，它咚地一下掉到地上，弯成弓形的草茎砰地弹了回去，恢复了原状。甲壳虫愣了一阵，但又傻乎乎地转回身再一次地朝那草茎根部爬去，再去做一次无望的攀登，它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不屈不挠地做着这种毫无结果的拼搏，那样子真可笑，我想，他妈的它这是在犯什么傻呢？

“你在看什么呢？快干吧。”徐爱莲催着我还用胳膊肘顶我。

她干得很火很急，额头和鼻尖上渗出了一片亮晶晶的汗珠。她好像不是在显示她的积极肯干，目的只是想赶快把车装满，好让拖拉机赶快离开。

竖在机头上的那根烟管在突突突地喷着烟，就像一个烟瘾十足的老头，虽然在犯着止不住的咳嗽但却还在顽强地一个劲地抽着烟。车斗装满了，三个人爬上车跟着到粮场上去卸粮，我和徐爱莲留了下来。她是女同志，我是因为年龄小，体质弱，算是照顾我。车开走后，她和我把所有的筐子装满，就可以休息了。粮场离这儿有好几公里，拖拉机这么来回跑一次，再加上卸粮，也得一个来小时。拖拉机那突突声渐渐地飘远变小并且消失。徐爱莲和我忙着把那二十几个筐子装满。她抹了把额上的汗，轻松地舒了口气，笑了一下，好像在说，啊！这下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了。

深蓝色的天空上爬满了星星，显得深远而神秘。风摇曳着干枯的玉米秆在瑟瑟地作响。大地变得那样的寂静与空旷，无边的黑暗让四周也变得像是一片荒漠。我坐到一只装满玉米棒子的筐子上，想抽支烟歇口气。屁股的重压使棒子上的玉米粒“哗哗”地蹦了出来。我舒了口气，点燃了一支烟。聚在一起的几盏马灯投出一片光亮。从天上往下看，黑暗的大地上也有了个月亮，好凄静的世界啊！可从今天晚上一开始起，徐爱莲就表现出一种有些按捺不住的骚动。车一开走后，她就显得不安和浮躁，她好像急切地想要马上得到什么。我点燃烟抽了两口，以为她 would 像前两天晚上那样，同我天南海北地扯上一通，亲切地同我说上一些话。但今晚她什么也不说，而气喘吁吁地挨着我坐下，压扁了的筐子里又“哗哗”地蹦出许多玉米粒。她搂着我的肩头，嗓子眼在打嗝。这时我突然感到了一种恐惧，这倒不是对徐爱莲的恐惧，而是对这无边的黑暗，对这方圆几公里里再也没有人的

那种恐惧，也是对这块玉米地的恐惧，因为不知为什么，我会想起陈班长讲的那只狼的故事。

在劳动间休时间，陈班长最爱侃的话题是开荒造田那年月的事。陈班长认为那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也是他最值得炫耀的日子。痛苦与幸福同样可以成为一些人值得骄傲的资本。这样的福你没享过吧？可我享过了；这样的苦你没吃过吧？你瞧，我可吃过了。人，总希望自己有一点与别人不同的地方。陈班长说，这玉米地以前是一片荒凉的原始的索索林，人迹罕至。可以说，在他们来以前，这儿就不可能有人来过。林子很稀，而那些索索树也都上了岁数，长得又粗又高而且奇形怪状，那是恶劣的自然环境把它们扭成这么副怪模样的。有些树洞大得可以在里面蹲进去两三个人。要开荒造田，就得把这些索索树拉倒，当柴禾烧掉。他们在树杆上绑上碗口粗的麻绳，五六个人甚至十几个人一起“一、二、三”地吼着叫着拉着拽着，树便地动山摇地轰地倒了下来。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他们二十几个人一起合拉一棵几人都抱不住的索索树。一面拉一面喊着号子：“同志们啊！”“一、二！”“用劲拉呀！”“一、二！”“开荒造良田呀！”“一、二！”“为国献粮棉呀！”“一、二！”在号子声中，那树粗大的根发出了撕裂心肺的嘎嘎的断裂声，然而这时突然从树洞里钻出一只惊恐万状的大腹便便的正在下仔的母狼，一只小狼的头还耷拉在母狼的屁股上。一见到狼大家都恐怖地尖叫起来。因为前几天，开荒队刚发生过狼把人咬死的事。当时，所有的人只有一个念头，打死它！大家又吼着叫着操起铁锹和砍土钎毫不留情地朝母狼砸去。瞬间，母狼的头就被砸得稀烂，身上也捅出了几个窟窿，那露出的小狼的头也被砸扁了。那时生活很苦，有人提议把狼皮剥了后煮着吃，但有人说，生仔的母狼有毒，也有人看到母狼那惨死的样子有些不忍，说：“吃什么，埋了算了！”最后大家就地挖了

个坑，把母狼埋了。第二天傍晚，他们收工后正坐在帐篷外吃饭，远远地看到有一只公狼走到埋母狼的地方，凄凄地绕着走了一圈后，便坐了下来直着前腿，仰着头，对着刚升起的月亮悲凉而伤感地似哭似泣地嚎叫起来。直直地叫到第二天清晨，叫得人心里发怵，毛骨悚然，无法入睡。随着那叫声，那母狼死时的惨状也时时在他们眼前闪现。有一个火气旺的小伙子拿起砍土钎要去砍它，但被人拉住了，说，“别再造孽了，它恋着它的老婆和孩子呢，可怜见的。”当早霞抹到它那毛绒绒的黑灰色的背上时，它又绕着埋母狼的地方转了个圈，才一步一回头地恋恋地离开了。那一年，它再也没有来，可第二年，那里的土地已压上了冬麦，傍晚时，公狼又出现了，又坐在埋母狼的地方哭泣了一夜。以后，这地种过棉花、玉米、苜蓿，可每到那一天的傍晚它就要来，坐在那儿哭嚎上一夜。几年前的一个晚上，已经长得很高的玉米需要浇第二水了。浇水排的几个小伙子正在地里上夜班，到半夜时，月光如水，有一个小伙子突然发出一声毛骨悚然的尖叫，其他人急急地顺着叫声奔去，看到渠水里融着一股股的鲜血漂流了出来。他们钻进玉米丛里，看到一个小小伙子躺在地上，喉头被咬穿了两个洞，血还在往外涌。后来有人说，他死的地方正是埋母狼的地方。从那以后，那头公狼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可奇怪的是，每年仍能听到那狼的凄凉的叫声从地里传出来。我真害怕这时候会有一只大灰狼窜出来扑向我们。然而这时，夜风逼尖着嗓子，在玉米丛中穿过，发出了像狼一样尖利的叫声。

空气变得越来越潮湿和寒冷，在一阵恐惧中我将身子紧紧地依偎在她那肥嘟嘟的身上，以为这样才安全。但她并没有明白我那时的心境，以为我这是在表示我愿意接受她的求爱，于是她的动作更大胆了。她先是捧着 my 脸拼命地亲我啃我，像是在亲啃一只香喷喷的白面馍。“我的小乖乖，”她眯着眼睛说，“你长得